



歷史悲劇的轉化與超越

—美國歐柏林學院與義和團事件

陳能治

通識中心社會科學組專任教師

面對歷史悲劇，後人該如何化解，並嘗試轉化悲傷的過往，找到向前邁進的力量，是歷史教育極為重要的課題。美國歐柏林學院(Oberlin College)在義和團事件的創傷，及事件之後的諸多發展，可為借鏡。

1833年美國公理會兩位牧師在美國俄亥俄州(Ohio)伊利湖(Lake Erie)畔購地建鎮、設立學校，因受歐柏林(John Frederick Oberlin)救世服務精神所感動，所以以歐柏林(Oberlin)為鎮及學校命名之；歐柏林係德籍牧師，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，為法國阿爾薩斯山區之牧區民眾，進行各種脫貧工作，如興教育、修馬路、育新種等。

在美國教育史上，歐柏林學院以支持弱勢群體、黑人、女性教育而聞名，是美國最早男女合校、黑白共學的大學之一。



(「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嗎？歐柏林牧師可以，我們也可以。」——歐柏林網站)



(「必先被感召，然後擔負起你的天職」)

—畢業紀念冊畢業生自許)

19世紀末，歐柏林學院派出數位畢業生到中國山西太谷傳教，1900年在義和團拳變事件中，不幸罹難。1903年，美國公理會在校園塔朋廣場(Tappan Square)中，為義和團殉道者興建紀念拱門，上書「烈士的血，為上帝的道路」，以提醒歐柏林學生「在上帝面前所承擔的使命」。此後，每年五月底舉行之畢業典禮，過程中最神聖的一幕，就是畢業生自廣場四方走入廣場，然後列隊通過拱門，以示「人生



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

以服務為基業」的學習生涯告一段落，通過拱門，將是將所學具體實踐、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。

事變發生七年之後，即 1907 年，歐柏林學院重回山西太谷設立山西銘賢學校 (Oberlin-Shansi Memorial Schools)，以「學以事人」(Learning for Service) 作為校訓。此後，直至 1951 年，歐柏林學院學生每人每學年繳交美金 2 元以資助銘賢的校務支出，相關人員並在美國母校及校友圈中為銘賢籌募基金，其中兩位殉難者倖存的夫人，更傾全力負起募款及照顧中國留美學生的責任；其中一位夫人更將兩位長大成人的兒子，再度送回父親殉難地，為「加害者」服務。

每年歐柏林學院選出在學學生代表二至三名，到山西銘賢學校教英文。1930 年代更投入太谷及周邊地區的鄉村建設工作，即使在美國經濟大恐慌時期，或中國內亂外患兵馬倥傯之際，也未間斷。

1951 年以後，歐柏林大學退出中國，將服務經費轉移至戰後的日本、孟加拉，並在台灣協助設立東海大學。其原派駐中國山西之學生代表，改駐東海大學。今日東海校園內，尚有銘賢堂、歐柏林廣場，其社會系即由歐柏林學院派駐東海之代表協助設立，該系並延續山西銘賢學校鄉村建設之精神，對大度山之部落，進行相關服務。

由歐柏林學院協助規劃之東海大學勞作教育，原始目的在使學生經由勞力付出以服務世人 (learning for service)，並提供學生勤工儉學 (learning and labor) 的機會，今日台灣各大學普遍規畫的勞作教育，即根源於此。

今日靜靜矗立在歐柏林學院校園的紀念拱門，仍然無時無刻提醒著校內學生，必須擔負「服務世人」之職責。



可感的是，自 1960 年代以來，紀念拱門成為學生抗議社會不公不義的媒介，透過紀念拱門的各種儀典，學生們表現對學校或社會政策的不滿，如 1960 年代反越戰、反種族歧視等運動。1980 年畢業生拒絕走過拱門，選擇自拱門旁繞過，以抵制拱門所呈現的文化帝國主義意涵。1994 年的畢業生，為抗議拱門忽略了義和團事變中死難的中國基督徒，認為作為基督的子民，足堪景仰者，不只是西方宣教師，還有廣大



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

的中國信徒，故捐贈一小銅匾張掛於紀念拱門旁，以杜甫《宿江邊閣》詩：「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」以名之。

1980 年代，中美「建交」後，歐柏林學院代表結束在台灣東海大學的服務，重回山西太谷，並將服務地點擴及世界各地。主導其事的歐柏林山西紀念協會 (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)，成立迄今正滿 100 週年，仍持續運作中。目前，在孟加拉、日本各有一所贊助及文化交流的學校，這些學校和歐柏林學院互派學生代表，彼此互相學習對方的文化。

人類面對歷史的悲劇不只在「可恕而不可忘」，更在能轉化與超越，讓它在不同的時空中發揮正向的力量。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，時任記者的吳濁流寫下這樣的句子：

「因此，像阿 Q 一樣死的人也不少。但歷史決沒有悲觀的必要，人的社會，不問古今，總是被那些不好的政治所歪曲，把犧牲的人們當墊子之後，歷史才得以前進。所以沒有悲觀的必要，正好和河川的流水一樣，一定會流入海裡，雖然在中途碰到山的阻礙而發生逆流，但最後還是流入大海裡。人類的歷史之流也是同樣的道理，所以決沒有悲觀的必要，反正最後一定會流往人類希冀的光明的方向，也就是流入屬於真理的世界中去。」—《無花果》

對人類的歷史之流絕對沒有悲觀的必要，因為「最後一定會流往人類希冀的光明的方向，也就是流入屬於真理的世界中去。」如果歷史事件當事人都已經能寬恕、轉化並超越，歷史學者何能不寬容以待。